

## 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新茶花

### 第十四回 花好月圓憐卿憐我 雲癡雨暗宜喜宜嗔

慶如自覺存身不住，正要出來，卻有一個娘姨乖覺，連忙拖住衣襟，問道：「大少貴姓？剛才可是從張園裡碰見先生的？」慶如道：「我姓項，方才從張園回來。」那娘姨滿面堆下笑來道：

「幾乎誤了大事，大少請裡面坐，先生即刻就回的。」慶如道：「停歇再來罷。」娘姨死拖不放道：「大少去不得，去了時，先生要怪我們的。」一面叫聲阿寶快些開開花門，便引慶如從後門裡直走進正房間來。慶如見各處房間，都有客人吃酒碰和，十分熱鬧，偏是正房間裡，門簾下著，寂寂無人，不禁詫異道：

「怎麼倒是正房間有空？」娘姨含笑道：「先生吩咐過的，今天這正房間要留出來，我在張園已約了人了，所以來做花頭的，都回他正房間不空，他們便都在小房間坐了。」慶如心裡一動，不知是喜是悲，那娘姨卻倒茶裝煙，寬馬褂，敬瓜子，異樣殷勤，坐下來又問長問短，說個不住。一會兒，只聽樓梯上腳聲，先是大姐手提金水煙袋進來，見是慶如叫一聲：「大少。」回轉身迎著林林，低低不知說些什麼，只見林林已進房來，向著慶如一笑，便拿著瓜子盆子，上前來敬，說了一聲「大少尊姓？」

慶如連忙站起道：「不敢，姓項。」林林便裊裊的在邊頭一隻椅子上坐了，慶如方才細細打量，比前兩番清楚許多，只見神如秋水，韻比春花，瓜子臉兒，長身材兒，前留髮海，覆到額角，顯出粉裝玉琢的肌膚，頰上微微敷些脂，恍惚朝霞射日一般，髻上珠光寶氣閃爍生光，鬢邊排幾十枝白蘭花，一陣陣香氣透出，真是天仙化身，鎖子結骨。慶如此時入幕，竟作劉郎之視，欣幸之懷，不言可喻了，當下寒暄了數語，林林便道：「大少你知道我相請的緣故麼？」慶如聳然請教，林林道：「那天在丹桂裡看見大少見了我時，竟是全神傾注，毫不他顧，那時朋友問你說話，你卻如不聽見一般，想我負了這般姿容，在交際場中傾倒我的多，但都是些嘻皮笑臉，一肚皮都是狎視我，奴蓄我的意思，我如何肯受呢？像你昨天這樣恭容肅貌，我就知道你的心裡，裝滿了真愛情，沒有絲毫假處，那時我心中感激，幾乎落下淚來，想我流落風塵，吃盡辛苦，原來今日之下，一般也有人看得我起。這一喜也喜到盡情，若使當面錯過，以後更不想有好日子過，本來就想過來招呼的，又想上海最壞的風氣，是在戲園子裡頭，做些閻味的事，俗語叫做甲膀子，我原不屑做這事，也恐你看輕，所以當時走了，卻叫這大姐打聽你的住址，正要想來奉邀，不想又在張園遇見，古人說的馬遇伯樂而鳴，就是今日的情景了。」

慶如聽了，心中想了幾回，半晌回答不出來，只緊緊握著林林一隻手，說道：「是，是。」正在促膝密談的時候，外房客人要走，娘姨進來請先生出去，林林只叫回說先生又堂唱去了，慶如煞是感激，那愛情越高一度，卻越無話說，只好極力找些閒話，不一會樓下高喊先生堂唱的已有七八次，大姐收拾煙袋葷葷伺候起身，慶如也立起身來道：「我且回去，明日再來。」

林林道：「也好，我們相於以心，不在形跡，只要此心不變，天荒地老，也無如我的心。」慶如辭了出來，一路上盤算這事，又是僥倖，又是奇異，猛然醒道：「不要是夢麼？」沉思一會，只覺神思飛越，倒反疑疑惑惑起來，只得步到元戚處來要想同元戚商量，一進門來，只見元戚正同一人長談，那人姓於，號叫季留，是平公一的兄弟，也是日本回來的留學生。本是至好，不迴避的，慶如便將方才的事說了，季留連聲恭喜道：「慶兄得此絕代麗妹，傾心結納，足為我輩之光，不想風塵巨眼，卻在青樓紅粉之中，更令人愧死。」元戚卻哈哈大笑道：「何如你在東京說的話，一般也有不應口的，那時怎麼責備我呢？」慶如不禁也笑了，當下三人談了一會，慶如便約了明晚的局，元戚、季留都答應了。

到了明天傍晚，慶如先到，林林正在晚妝初罷的時候，一圓寶鏡靜弄鉛華。慶如坐在旁邊，看她畫眉掠鬢，調粉捻脂，很為得意，心想這梳裡中間，也要有規則，有條理，倒不容易呢！林林妝罷，便請慶如進房去坐，慶如卻找些不要緊的話來，引逗她道：「今天你沒有張園去麼？」林林道：「本想去的，因起得晚些，所以不去了，我想上海地方，只有這張園花木扶疏，有些公園的意思。本來遊覽的所在，也是地方一樁要政，缺不來的。最怪那些迂腐的人，說什麼遊園，是豔容海淫，自己不許妻女出來，也還罷了，偏又說我們去，是甲戲子、馬佚膀子，你道可氣不可氣？我們一班姊妹，偏又怕他說，嚇得極口的說沒有去，也是何苦呢？那茶花上的馬克，不是常坐馬車麼？」

一席話說得慶如很為傾倒，那日唧唧嘖嘖說了許久，郎情若水，妾意如雲，纏纏綿綿，正在分拆不開，外面說聲項大少朋友來，只見元戚、季留拉了公一同進來。慶如讓坐，林林也上前招呼了，只認得季留，便道：「原來是於三少，卻同項大少是一淘的，好極子。」季留笑笑，便將慶如家世人才表揚，又道：「伶隱汪笑儂有詩贈你，可送來了麼？」林林道：「有的，我最愛他當中兩句是什麼茶花有奇節，蓮子多苦心，恰恰道出俺的心事。」

俺生平最佩服的是茶花女，卻被他說著了。」季留笑道：「所以外面很有人說道你是茶花第二呢，如今是好了，有了亞猛來相配哩。」說著指指慶如，林林一笑，又說道：「三少的字寫得最好，請你把這兩句替我寫一副對聯罷。」季留應允，叫取出筆墨拿一副長箋，用心寫好，上面卻題為東方亞猛書贈茶花第二。

一覽之下，那茶花兩字，有些不好，改了又改，約有二盞茶時，方才寫好，終是不愜意。季留道：「草草塗鴉，留著補補壁罷。」

林林道：「謝收了。」此時陸續又來了幾個客人，便吩咐擺起檯面來。相幫答應上來，用兩雙方台拼長，當中湊兩隻茶几，白布攤起，一樣樣的白殼盆子擺好，慶如寫了局票，拱客人入座，彼此都是至好，脫略形跡，各歡呼暢飲起來。林林卻也插在中間，高談闊論，思想很高尚，議論很透辟。那些座客大半從日本留學回來，也沒有他的見解，都驚服起來，也有羨慕的，也有妒忌的，不必說他。談了一會，局都到齊，慶如一看，都已不認識了。問起從前幾個人，嫁的嫁，走的走，風流雲散，感慨一會。等到席散以後，客人一哄而散，慶如心中忐忑不定，躺在榻牀上沉思一會，便叫一個娘姨，叫做招姐的過來，附耳小語幾句，招姐點頭，扯了林林到後房去，卻切切促促，不知說些什麼？少停出來，也不回復慶如，徑自去了。慶如知道無望怔怔良久，只得立起身穿馬褂，林林說聲：「還早哩。」慶如道：「我要回去。」林林說聲：「明天來。」慶如大失所望，怏怏的走出，一路毫無興頭，徑回寓處來，無情無緒便自睡了。明日起來，外面交進一封信來拆開看時，上寫著：東方亞猛君賜賚，今有一女子，自知拂君之意，思假園遊，以為乞恕之地。

君如許我者，下午三時，請駕油碧以俟。

茶花謹白

慶如喜極，看鐘上只有十點鐘，便催飯來吃了，竭力的修容飾貌一回，用清水嗽了口，梳一根光光的辮，穿了一套新衣服，在鏡子裡照了又照，看了又看，正想出門，又想時候只有一點鐘，去早了恐人要笑，不如先睡一覺，養養神，便倒在牀上。哪知竟睡不著，反覆了好久，索性起來，出門數步，只見日光絢爛，天氣晴和，路上行人，個個欣欣有喜色，像助我歡喜一般。簷頭的鳥聲，樹上的葉色，也都有精神，盤桓了約有一個鐘頭道：「是時候了。」一徑走到迎春坊來，走近門口，林林接著道：「看見我的信麼？」慶如道：「看見，特來敬踐玉人之約。」林林笑道：「還早呢？」慶如一看表，原來只有一點半鐘，心裡也詫異起來，怎麼我兜了這許多圈子，只去了半點鐘功夫，便笑道：「原來還早，我們談談也好。」今天林林因為要出去，所以起來得早，已經在那裡梳頭了，慶如坐在旁邊，見一時無人，便至身邊，低低說道：「昨天阿招姐不曉將曾把鄙意對君說麼？」林林頓時臉上起一陣紅暈，半晌不言。慶如又說道：「不是僕敢生妄想，實是敬仰芳姿幾於患病，若使卿還不許我，我怕要瘋了。」林林沉吟半晌，欲言不言。慶如又催道：「是否請卿速言。」林林方才忸忸腆腆的道：「亞猛君，君的深情我已早曉，君有命令，我是不敢推卻的。」說罷把一隻手伸出來，慶如照著西禮，用唇去親了一回，口裡說道：「感極感極。」林林卻又歎道：「亞君，此地不過如馬克在

恩說街的時候罷了，至於匏止坪之樂境，我生平沒有過，能得找一塊清靜地方，你我兩人閒處其中，日日的看花飲酒，這種境界，我眠思夢想了許多時，不知到了什麼時候，才可以如願了？」慶如道：「你要享這種清福，卻也不難，只消過了節，除去牌子，或是新聞，或是愛文牛路，或是仁壽裡，租幾間房子，住上幾個月，豈不同匏止坪一樣，我又沒有什麼事，可以一天到晚陪你的。只是要盼到天長地久，不要像馬克末後便好了。」林林笑道：「只要你沒有家庭的阻擋，這末後一著是不怕的。」慶如道：「我家裡倒不要緊，只怕什麼公爵伯爵，要來纏擾呢？」兩人密切的說話，不覺頭已梳好，慶如又點子菜，交付大姐，叫廚房預備起來，便一同出來，坐上馬車徑往西來。慶如因聽得人說，王家庫辛園景致清幽，吩咐一徑到辛園，在木樹中坐了一會，直到日落西山，方趨著夕陽西去，已兜了一個圈子。慶如此時如騰雲一般，覺豔福無雙，不知如何是好。回到家中，請客叫局，一如昨日。慶如卻無心於此，不多時已散了席，客人陸續走了，慶如便沒有回去，真是魂銷寶帳，春透紅心，也算是姻緣美滿了。

次日下午元戚去找慶如，誰知娘姨回道：「不在。」元戚詫異，又到他寓處來，只見慶如一人躺在睡椅上，只是發呆，見元戚進來，也不招呼，元戚望到桌邊，見有一封信擱在各裡，看時上寫道：

茶花慧奎，昨晚不揣，冒觸玉人，自知非分之福，災禍立至。果也同夢方酣，乃有他人入室。僕不足惜，如卿之名譽何？

想卿慧心人，必知所以自重，若然，殆為僕發乎？僕不敢復造卿之室矣。良緣革草，影事匆匆，臨穎涕零，不知所語。

亞猛謹句。

元戚看了大驚道：「怎麼又決裂了呢？」慶如不答，元戚怪異不過，便拉慶如起來，叫他一同出外散步。慶如拿好信封叫侍者送到迎春坊，方才同元戚出門，訪了幾個友，說了幾句，慶如終是沒精打采的，問他緣故，又不說，叫他去迎春坊，又不肯，只得大家胡弄局，回到江南村去吃番菜，慶如也不叫局，坐了一會，只說身體不好，一個人自回寓來。侍者接著，慶如便問信送去怎麼說？侍者道：「送去時，我沒有上樓，只在樓下叫娘姨拿上去的，等於一會，娘姨下來說，曉得了。沒有回信，你去罷，因此我就回來子。」慶如呆了一呆，又問你聽見什麼話沒有？侍者道：「似乎聽見樓上有人說，鴨水臭。也聽不清楚，不知是誰說的。」慶如氣得發昏，把腳連跳道：「罷了，罷了。」